

鋼鐵巨人趙耀東與我

● 余光亞 (彩色圖照刊第五頁)

一頭栽進中鋼大門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日，我以興奮、愉快及期待的心情到台北市仁愛路鴻霖大廈五樓中鋼公司初創時的公
司臨時辦公室報到，從是日起，我便是「中鋼人」了，也從該日起體會到中鋼做事「快、準、好」的要求；那一刻我所能見到的中鋼上級長官只有兩位，即第一面的總經理特別助理傅次韓，及第二面分派我工作的建廠副主任委員劉曾适，其他的長官均無機會見面，當然與時任主任委員的趙耀東更無謀面的機會，然而卻在我報到

之前已與趙主任委員有了交會之緣；緣因是我於一九七五年三月底辭去新加坡CS公司回台灣後，受到老長官時任聯勤總部副總司令雷穎將軍（少平公）的器重，主動推薦我到當時正在建廠初期的中鋼公司工作，主持面試的張處長認定「你從軍中來，待遇會核定較低一點」的說法，為雷副總司令不能認同接受，便在董事會中很不悅的將此問題面交主任委員趙耀東處理，雷副總司令之所以推薦我，乃因趙主任委員主動向雷副總司令要求推薦人才之故，是以當時我並不知這一幕的演出，事後得知，實感對不起

老長官雷副總司令，也對不起趙主任委員給他二位長官帶來的困擾、麻煩，這樣的交會，也讓我以後十年在中鋼及以後七年在經濟部追隨趙耀東在國家經濟發展的陣戰中打拼。

中鋼第一期從建廠到完成試俾生產，總人數約在四千人左右，大家都隨著趙耀東（同仁尊稱呼他趙老大）的指揮棒演出各自最佳的角色，所以中鋼只用了八個月的學習時間便達到全能生產量而震驚中外，我亦是參與的一份子，當然與有榮焉。但是，中鋼約四千位工作同仁，有緣直接與趙老大大在工作上接觸的人畢竟很少，我

也無機會直接接觸，直到第一期建廠完成，第二期擴建工程開始後，為第二期建廠而投資的中鋼結構公司生產結構用鋼不順，每月量產達不到設計產能而影響中鋼二期擴建進度，公司為使進度趕上，經過一段時間的週折，最後決定我被指派到中鋼結構公司去支援接任廠長之後，才開始有機會與趙老大有直接接受指示，交辦事項的機會，就記憶所及，追隨趙老大大腳步的經歷，簡述如下：

不聽就 Kick out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在我接任中鋼結構廠長後的當月，我只用了剩下的八天時間便將當月產能由四五〇噸增產到九八〇噸，接近一千噸的全能產量，隨後的連續五個月，每月都增加產能一千噸，我在中鋼結構公司一共工作了八個月，最後月生產量達到五三〇〇噸，為全能產量的五倍之多；此一產量自然趕上落後的生產

量，不再影響中鋼二期擴建的進度，讓中鋼及美鋼的長官們放心下來，自然趙董事長，趙老大也得到上報知情，而於第三個月中的一日下午約三時，在大太陽下，他獨自一人走到鋼構生產現場，我即時快步迎上並報告進度及生產狀況，他老人家在現場各處走動看實際現場生產的狀況，突然間不自覺的把右腳向前一踢，便道：「光亞，對不聽話的、不能配合的小包，就要 Kick out 掉，做事要敢作敢當。」，「是的，上週我才 Kick out 一家。」我忙回道，這是我進中鋼三年多第一次直接接受老大的工作指示，聽了我的回報後，他滿意的走了，不久之後，美鋼首席顧問便帶了他的顧問團到中鋼結構現場來拜訪我，並了解工作實情是如何趕上進度而不影響二期擴建的？自然也勿須再向美鋼訂購「鋼結構」了。

你們要向余光亞學習

在鋼結構廠工作得最熾熱的時候，為期三個月支援鋼構的時間到了，但是鋼構公司董事長趙春官，趙老（尊稱）希望我繼續留在鋼構廠多工作一段時間，不願意放我回去，但中鋼執行副總經理傅次韓要求我回中鋼工作，雙方在趙老大面前要人，爭論不休，約在第五個月的中鋼動員月會中，趙董事長親自主持，並在訓話中提到中鋼與中鋼結構雙方搶人，都要余光亞，你們要向余光亞學習，這段話，我未參加動員月會，並未親耳聽到，而是由原 KCO 的同仁轉告給我，雖如此我仍感榮幸愉快！

光亞，你去接採購處

我在中鋼結構支援工作快八個月了，中鋼及中鋼結構雙方搶人的爭議仍未停止，終於在第八個月，即民國六十九（一九八〇）年三月初在老大的辦公室裡，趙老與傅次韓搶人的爭議繼續，趙老大無法裁決，便指示我

的頂頭上司生產計劃處長袁石城直接問我的意願是留在鋼構廠還是回中鋼？我的答案當然是回中鋼，一場搶人爭議總算落幕定案，我便於次日一日回到中鋼原職生產計劃處副處長職位工作。

回到生產計劃處，適逢袁處長出國，我便代處長，第二週的星期四下午約四點二十分鐘，董事長辦公室秘書王家芬小姐電話通知，董事長召見，要我即時到董事長辦公室，只見董事長辦公室站滿了人，各位副總及人事處長均在場，我一時不知所措，趙老大便下達指令：「光亞，你去接採購處」，「採購處？我連 FOB 都不懂」我忙答道，趙老大又說了：「就因為你不懂，所以要你去學，我告訴你，你只要把國內採購做成功，就算你成功了！」接著又道：「還有，做錯了，沒有關係，下次改進，不要再犯，但是，違法則絕不寬待」我即刻答道：「是」，此時業務金副總急忙問道：「何時接任？」趙老大說：「

明天」「明天？不行，袁處長出國還沒回來」我忙補充說明，趙老大接口道：「那你就先兩邊兼吧，等袁石城回來就完全過來」此刻總經理劉曾廷笑著說：「哈哈，你又要兩邊兼了！」，就這樣我再次直接接受了趙老大的指令，接任了中鋼採購處長的工作。

你知道我是誰嗎？

採購處的工作確實不易，可能我是學工的，不是這一行，有隔山之茫然，但我依舊努力以對，從 FOB、CIF 等商業的符號，定義學起，邊做邊學，還算順利，當我正忙的滿頭霧水、汗流浹背時，一天快下班的時候，秘書來報告有兩位老先生一定要見我，我趕快去請兩位老先生到我辦公室坐下，請教，他二位說明來意，希望有原料煤及廢鋼等能賣給中鋼，了解來意後，我立刻將中鋼採購的政策要直接交易的規定向二老說明，他二老仍堅持說明他的原料供應無缺，品

質合於中鋼要求，價格又有競爭力，我也耐心的再三將公司直接交易政策說明，無法與他們進行採購作業，並請他們將資料留下參考，中鋼也會告訴原廠（礦場）商資料由他二老所提供，談了約四十分鐘，二老也不生氣，最後反而互相對笑的說：「耀東講的一點也沒錯」，我馬上警覺道：「請問二位是部長的什麼人？部長講些什麼？」其中一位較長者笑問：「你知道我是誰嗎？」「我不知道，請你明示」我趕緊回答，「我是趙耀東的表妹夫！」哈哈！三位都大笑，我說：「原來你二老今天是來考我的」「不是來考你，只是來證實耀東說的是不是真的，我們也真想做點中鋼的生意，不過你放心，我們也不為難你，今天的考試，你已經通過了，好好的幹，祝你前途無量，哈哈！」就在哈哈笑聲中，我送他二老進電梯離去，我三人又在趙老大的指揮棒下，演出了一幕風趣的場景。

光亞，你去接加工區

在採購處工作了一年半多，趙老大榮升經濟部長，接部長半年後，即向各單位調人到部工作，我也是被考慮人選之一，一天上午十點鐘左右，我在傅次韓總經理（趙升部長，傅即升總經理）辦公室報告煤的狀況時，總經理電話響了，是陳顧問從台北經濟部辦公室打過來的，說明部長趙老大要調我去接工業局副局長，傅先生當時問我意見，我表示不願意，傅先生很高興在電話中答覆陳顧問，表示我因家庭原因不便接受，掛斷電話後傅總經理笑著對我說：「留在公司好」，約十分鐘後，電話又來了，以直接接局長相詢，傅先生不再問我意見，即時自行答覆：「不去就是不去」，當時我好感激傅先生的答覆，否則我真要為難了！過了半個多月，一日下午傅總經理問我：「老余，部長有再找你了嗎？你知道部裡什麼單位還

要人？」我答道：「部長未再找我，也不知有何單位要人」，過了不到二天，部長辦公室秘書葉貴蘭小姐來電話給我：「部長請你上來一趟」，糟了，該來的還是要來，我趕緊衝到傅總經理辦公室，報告部長電召，傅先生一改過去的口氣，笑說：「我總不能老是不放人，再說老大當部長總不能做光桿部長，中鋼不支援他誰支援他？你去吧！」就這樣我一句話也不說就出去，懷著一顆沉重的心到部長辦公室，我還來不及坐下來，部長，趙老大就下了口頭命令：「光亞，你去接加工區」，「是」我木訥的回答，未多作思考反應，老大又問：「你今年幾歲了？」「四十七歲」我應聲道，「砰」老大右手一掌打在小圓桌上，大聲道：「你早就該起來了，好好做，做的好上去，做不好下去，我告訴你啊，任何人都有保障，就只有你沒有保障」，我兩眼看著趙老大，輕聲回答：「報告部長，你每次給我任

務都是沒有保障」，正在此時，吳梅村次長進來，趙老大笑著對吳次長說：「梅村，你看他才四十七歲」吳次長笑答：「哈哈，我當年接處長是四十六歲，……」我趕緊說：「報告次長，我不能與您比」，三人哈哈大笑！如此我又再次直接接受了老大的指令，隨著他的腳步走進了中央單位經濟部服務，接任了加工出口區第五任處長職務。

在加工區管理處服務期間，趙老大曾經對我說：「以前都是我替你們扛，現在你們要自己扛了」這也就是說要我自立獨當一面了，所以從老大講過這句話以後，我便很少再去部長辦公室，即便是在一九八三年九月八日「日本輸入促進團」由日本自民黨幹事長江崎帶團來我國談判中日貿易逆差的問題，我國中央由經濟部趙部長主談，而日本代表團的分團由副團長金廣招另率一班人馬到高雄加工區管理處舉行會談，由我帶隊主談，這

麼重要的國際會談，我也未到部去請示部長趙老大該如何談？部長也不問我談什麼？完全由我自己主持及擬訂會談內容，幸運的是談判非常成功，甚受日本代表團的好評及我方與會代表的認同，就這樣一路追隨趙老大走出自己的事業生涯。

何美玥「不是政務官」

雖然在經濟部趙老大也不再有時時耳提面命的機會，幾乎完全由我自主擔負起自己該做的事情及責任，但老大並沒有忘了我，記得在老大退休後，我也離開公職，有很長一段時間未去向老大請安問候，有一天中鋼的同仁碰到我，告訴我：「老大在問你，到哪裡去了，怎麼這些年都未見到余光亞？」我的習慣，無論是過去或現在，都不喜歡往長官家裡走動，所以老大退休離開辦公室後，我便再沒有機會見到他老人家，如今經同事轉告老大問我的去向，我便趕緊從中鋼

秘書那裡得知老大搬到高雄的住處，專程前往探視請安，他老人家見了我高興的不得了，帶我到他的電腦房間，閉門長談了一個多小時，日後，他及趙媽媽因不習慣高雄又搬回台北，在兩年多前，我前往老大內湖住處探望請安時，他老人家還有說有笑，還十分關心政府施政、時局，老大還問我：「光亞，這位何美玥女士到底有沒有經濟政策？政府怎麼弄成這種地步？」我只好笑答：「何美玥她已不是政務官，現在政府裡沒有政務官，全

都是事務官，只聽陳水扁一人的交代辦事，所以何美玥沒有什麼經濟政策。」我這樣回答也是有感而發，老大一直搖頭露出一絲苦笑；去年我再去看他老人家，身體大不如前，今年則更形惡化，終於抵不過歲月的摧殘，不幸於今年八月二十日病逝，一代國之重臣，中鋼人的「老大」，一位不平凡的勇者，魂歸天國，安息了！但「中鋼人」仍然追隨著「趙老大」的腳步繼續邁進，創造中鋼更輝煌的佳績，以慰「老大」在天之靈！

謎聯是猜謎

本刊資料室

元宵夜裏，紫禁城內懸燈掛綵，乾隆皇帝看見一個彩燈很精美，走近觀看，彩燈上貼著一副謎聯，注明上下聯各射一字。謎面是：

黑不是，白不是，紅黃更不是，和狐狼狗半邊彷彿，既非家畜，又非野獸。

詩也有，詞也有，論語上也有，對東西南北一片模糊，雖是短品，亦是妙文。

乾隆皇帝看了這般工整巧妙的對聯，想了很久，就是猜不出這個謎語，問是誰製的燈謎，身邊的侍臣趕忙回稟，是翰林院庶吉士紀曉嵐。於是立即傳旨，要紀曉嵐來說明謎底是哪兩個字。

紀曉嵐接到聖旨，匆忙趕來解釋說：「黑白紅黃都不是，指的是「青」，和狐狼狗半邊彷彿，替的是左旁是「犬」，合起來就是「猜」。下聯的詩詞論語也有。指的是左偏旁的「言」字，對東西南北一片模糊，指的是「迷」失了方向，合起來便成了「謎」。」

乾隆聽了，認為說得有理，無可挑剔，並賞賜物品，紀曉嵐一家欣喜異常。